

石山变成花果山

晋 言 編著

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里的三篇文章都以新旧社会农民生活的对比、农业合作化前后的生产和生活的对比方法，反映了遵化县“沙石峪”“山旗”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和昌黎县“花果之乡”的广大农民，在旧社会遭遇的苦难，解放后生产和生活逐渐改善和提高的事实。农业合作化后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，战胜了种种困难，以冲天的干劲和无穷的创造精神，把石头山变成了花果山，把穷山村变成了花果之乡；扩大了耕地面积，发展了多种经济，改良土壤，推行新技术，因而，改变了缺粮和经济上贫困的面貌，为山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

石山变成花果山

晋 官 編著

★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华东路）

河北省书刊营业许可証第三号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河北分店发行

★

1958年8月第一版 1958年8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32 · 1-3/8 印张 · 26,000字

印数：1—3,000册 定价：(5)0.11元

统一书号：T 7086 · 117

目 錄

山区的一面紅旗.....	1
石山变成花果山.....	17
跃进中的花果之乡.....	28

山区的一面紅旗

美丽富饒的山村

早就听说，山旗社是遵化县山区建立最早的一个农林牧生产合作社，它以自己的实践，为山区农民开辟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，为建设繁荣、幸福、康乐、文明、进步的新山区，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。据说，“山旗”社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，“山旗”就是建设山区的一面旗帜。这个名字是中共遵化县委给他们起的，也是遵化县全县人民给他们的荣誉。

三月中旬我访问了这个英雄的农林牧生产合作社。

山旗社，是由君子口、王庄子、东道峪、西峪四个小山村组织成的，一共有三百二十三户，有耕地三千五百零五亩，其中果树占一千零七十亩。这社以农业、果树经营为主，其次是林业、牧畜业和

副业。几年来特别是合作化以来，这社在生产战线上，取得了一年比一年大的胜利。解放前，这里的粮食亩产只平均七十斤左右。一九五二年——成立初级合作社的第一年，粮食亩产量就增到一百一十斤，而到一九五七年——高级合作化的第二年，粮食亩产量则达到了二百一十斤。高级合作化的第一年，全社还缺粮五万六千斤，而一九五七年不仅改变了历史上的缺粮面貌，还卖给国家余粮一万八千多斤。全社共有果树两万一千棵，其中结果树七千五百棵，去年也获得了丰收，共产各种果子二十六万多斤，比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还增产百分之三十多。此外，副业、林业、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。

随着各种生产的飞跃发展，山村的农民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善。解放前，这里百分之七十是贫农、下中农，他们靠给地主卖命维持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。一九五二年成立合作社，还有二百四十多户是缺粮户，还有九十户靠政府救济过日子，而到一九五七年人们就把穷根子彻底拔掉了。全社每人平均收入达九十多元，超过从前当地富裕中农收入水平六十五元的百分之三十八强。现在，每一个五口之家，除了按消费定额每人分得三百四十斤粮食以

外，还分一百元左右的現款。过去，家家住的是避不了风、避不了雨的破草房，而现在是青灰的磚石房和水泥瓦的瓦房。

是的，这里的一切都在經歷着飞跃的变化，都在激动着人心。然而，最使人不能平靜的，还是这里的英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按着党指引的方向，向荒山、梯田进軍的业绩！在英雄們的手下，这社的三千四百八十亩荒山，除去九百多亩的牧場，已全部綠化，全社共有三千一百零五亩梯田，有一千零七十五亩宜于栽果树，已全部栽上了各种果树。真是荒山披綠衣，梯田变果园。

奇迹是怎样創造出来的呢？听了他們的叙述，誰也不会不激动！

一个坚强的人

提到山旗社，提到山区建設的旗帜，人們不能不提到山旗社的主任、全国造林模范袁世珍。在党的教导下，为了发动起群众建設山村，袁世珍同志以惊人的干劲和鑽勁，給群众做出了样子，指出了方向，因而群众也就紧紧地跟在袁世珍同志后面，向荒山、梯田进軍。

敢想敢干，不怕困难，这是袁世珍同志帶領群众建設山区的最大特点。“有福之人生在城州府县，无福之人落在野草荒山。”这是在这里祖祖輩輩流傳着的一句話，它飽含着山村人民的辛酸和眼泪。是的，在旧社会，“野草荒山”除了給受压迫受剝削的劳动人民帶來辛酸和眼泪，还能給人一些什么呢？对这“野草荒山”有什么办法呢！在优秀的共产党员袁世珍同志的眼里，自然是可以征服的，它完全可以听人的指揮！問題在你肯不肯大干一場。袁世珍同志牢牢地記住当时区負責同志告訴他的几句话：要过好日子，就得建設山区，要建設山区，就得不怕困难，树立“靠山吃山，吃山养山”的思想，反对坐吃山空，反对各式各样的保守思想。袁世珍同志就是抱着这个信念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終於取得了胜利。

要建設山区，要建設家乡，袁世珍同志首先想到的是在荒山上造林，在梯田栽果树。但是，当他把自己的理想跟家里一提的时候，一家子都說他是“瞎胡鬧”。但他並沒有灰心，他坚信党在支持自己，群众在支持自己，因而，家里的反对，絲毫沒有动搖他的信心和决心。造林沒有树籽，他就利用下

庄卖豆腐在来回路上走道的时候，采些松子；育苗，家里不给好地当苗圃，他就把树籽种在一块薄山坡上；出苗以后不会管理，他就经常跑到六、七十里远的东陵造林场去学技术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从不說一句劳累。就这样，经过苦苦摸索，袁世珍同志终于积累了一些培育苗圃的经验，培育出几万棵松苗。

培育松苗、植树造林的显著成绩，又进一步鼓舞了袁世珍同志经营果树的兴趣，他开始培育起果树来。这时，袁世珍同志可不象起初培植松林时那样孤独了！党的培养和教育，使他在村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威信，一些过去在他的帮助下，造林得过好处的人，如史德奎、史永贺等，这时都愿意和袁世珍同志一起研究栽培果树的事情了。这就更加鼓舞了袁世珍，于是他热情地省吃俭用，到处奔跑帮助大家收买树苗、树籽，连栽带种。在技术管理上，当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生疏的，但是，这时人多主意多了，每次失败以后，大家坐在一起，一研究，就会从失败中找到教训，找到一个新的改进办法。

从事新的事业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缺点。

袁世珍同志起初沒有注意更广泛地去发动群众。但是，这区的党委書記王連元同志跟他講了“单枪匹馬，孤軍作战”的害处以后，袁世珍同志立即改正了这个缺点。他認識到，自己的做法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，群众会支持，而且，也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，才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。于是，袁世珍同志除了經常宣傳植树造林的好处，还常常把自家砍下来的树枝，一垛垛地碼在自己的屋門前，来启发別人。这时候，才有更多的人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开始感到兴趣，并且都来找他請教。这样，种树的人一年年地多起来了。

但是，分散的个体經濟，限制了改变山区貧困面貌的速度。当时突出地表现在两个問題上：一个是隨着群众“荒山变綠林，梯田变果园”这一要求的增长，树苗不够用，要大量地培育树苗，分散經營缺水的問題解决不了；另一个問題是，只經營树还不能解决当前生活問題，所以在小树最需要管理的时候，又要去种庄稼，这样，就顧了吹笛顧不了捏眼。解决这个問題的責任自然就落在村党支部的身上了。作为党的支部書記的袁世珍同志，为这事不知道費了多少心机，可是总也沒有找出一个好办

法来。一九五〇年九月，袁世珍同志被选为全国造林模范，出席了全国工农兵英雄模范代表会议。在这个会上，他听了各地劳动模范报告组织起来的经验、办法和成绩，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努力方向。从此，他懂得了一个道理：组织起来力量大。一九五二年春天，他和党员袁汉山、积极分子史德奎等十三人，组织起来一个互助组。他们要把村前的山泉，从东山上引到村北，来浇苗圃，还浇这块平川地里的庄稼。

水，能够上山吗？老汉郑广荣骂道：“这纯粹是活败家！”但是，他们并没有“败家”。在县测量队的帮助下，在袁世珍同志的领导下，互助组员们用自己的双手，终于开出了一道长达四十八米的水渠，水从上山坡上驯服地流过来了。这就是全国著名的“引水上山”。水，给人们带来了丰收和喜悦。过去，村北这块平川地每亩顶多打九十斤粮食，这一年因为浇了水，亩产达二百八十斤；苗圃里的松苗，也因为浇了水，长得格外娇绿新鲜。秋天转成了高级合作社，郑广荣老汉第一个入了社。袁世珍当选为社主任。

农业合作化，给大规模地造林开辟了广阔的前

途。

荒山变綠林，梯田变果园，这給山旗社創造了巨大的財富。但是，对于长期以来居住在山区的人民來說，更多地增产粮食，改变历史的缺粮面貌，从缺粮到自給，从自給到有余，有着更加重大的經濟意义和政治意义。因此山旗社在适当发展林业和果树生产以后，把粮食生产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，决心更多地增产粮食。

粮食哪里来？

去向荒山要！

这社共有耕地三千零五十亩，其中平原地仅有四百亩，其余都是坡地和梯田。显然，粮食生产的主要潜力是在山上，而不能把愿望寄托在山下的这一小块平川地上。因此，要增产粮食，就必须向荒山（即坡地梯田）索取。这是自然条件所决定的。

向荒山要粮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山旗社的经验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。首先，荒山的自然条件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，从前，大片大片的荒山秃岭，任意遭受雨水冲刷，水土不能保持，几年来大面积植树造林，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。其次，人们的经济条件有了根本的好轉。多年来造成的经济空

虛，大量地發展林業特別是果樹以後，人們的手頭富餘了，光果樹收入每年平均就達四萬一千多元，這樣就有了大力發展糧食生產的資金。

但是，不管辦什麼事，群眾的隊伍里總有先進的、中間的和落後的三種人。在發展糧食生產當中，這社一部分社幹部看到了上述客觀條件，積極主張大力發展糧食生產，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，大力搞農田基本建設，興修水利，改良土壤，想盡一切辦法保持水土等等。凡是能夠種糧食作物的土地全部種上糧食作物，甚至過去由於欠周密的計劃，一部分栽在農田里的果樹，也來個“果樹搬家”。總之，一切為了發展糧食生產。這一部分社幹是以社主任袁世珍為首的。而另一部分社幹部則完全相反。他們不同意搞農田基本建設，他們說：“農田基本建設搞得越多，社員越窮。”他們錯誤的主張多種些小雜糧，把搞基本建設的錢多多分給社員。認為只有這樣才會得到群眾的“擁護”。對“果樹搬家”騰地種糧食作物，他們也反對，說什麼種果樹收益大，有了錢不愁沒有糧食等等。

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思想，不是一般的思想問題，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反映在農業

社經營管理方針上的兩條道路的鬥爭，這兩種思想在高級合作化以後表現得最為突出。鬥爭的結果是前一種思想——社會主義思想獲得絕對勝利。為了了解他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和結果，我找到了社副主任袁漢山同志，因為原來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較模糊。

“漢山同志，在發展糧食生產時，你們是怎樣把兩種不同的思想統一了的？”我問。

“這也好說，也不好說。”漢山同志回答。

“這是什麼意思？”我不解地問。

“為啥說好說呢？因為這樣的問題，一擺在桌子面子上，把理都說出來，大家一討論，錯誤思想就招架不了，有這種思想的人，舌頭也就短了。這樣說，問題不是很好解決嗎？”

“為啥又說不好說呢？因為是思想問題，解決時不是那麼容易地一下就來個大轉彎，有時表面上沒意見了，心裡還有；會議上沒意見了，會後還有。得慢慢來。比方說，原來果星財副主任，就不同意大搞農田基本建設，主張多栽果樹，認為有了錢就不愁沒糧食。在會議上，大家只問了他一句：‘假若都象你這樣，山區人民都不種或少種糧

食，都伸手向国家要，国家哪里来这么多的粮食啊！”他就沒話可說了，說自己錯了，自己是在想个人怎样发财。可是这种思想，一直到一九五七年秋后，由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粮食大丰收，社员家家有了余粮，才真认输了，心里服贴了。你看，这思想问题，說起来不是挺费唇舌嗎！”

“你的認識怎么样？”我問。

汉山同志回答說：“我本来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按理說应该和大多数人一样，积极主張多增产粮食。可是，当时一些富裕中农老是主張多栽果树，好多出息錢，我也就光看到‘錢’了，成了个‘中間派’，不表示贊成，也不表示反对。幸亏在党的领导下，及时組織了討論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很危險，險些跟着人家走了資本主义的路，光顧个人发家致富，不顧集体；光想到本社，沒有从国家想！”

“你們是不是当时就把这种錯誤思想駁倒了，就按着正确思想办的事？”

“是呀！怎么不是！”汉山同志用很多事实說明了这个問題。确实，高級合作化两年来，这社的农田基本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。除了在植树造林防

止风沙保持水土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以外，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改良土壤运动。两年来，全社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坡地梯田都进行了深刨和垫土，基本上改变了瘠薄山地的面貌；在水利方面，不仅打了五眼砖石井，还重修了村北的引水上山的大渠，由原来的四十米长伸延到八十米，自流灌溉三百多亩土地。……

“你看！那‘后背蔭’（当地山名）。”顺着汉山同志手向君子口村东面的大山背后看去：“那个山山腰的果树，就是一九五六年春天，我们从山下搬到山上去的，这样就把山下的四十多亩地腾出来了，种上了粮食作物。现在，南山脚下还有二十五亩果树，今年春天，我们也计划让它搬搬家。这样，你看既腾出了发展粮食作物的土地，使粮食作物能够按计划亩数播种，果树也显得有秩序了。”

说着，从山南坡上“轟”地传来一声炮响，我猛一惊。

“汉山同志告诉我，这是大跃进的炮声。”

跃进炮声报喜讯

大跃进的炮声？我沉思着。汉山也许看出我的

神情来了，忙着解释：“这就是开山的嘛！”

“开山干什么？”

“哎！我还忘了说了。就是打梯子井呀！咱们看看去！”

梯子井？我还第一次听说，把我闹得更糊涂了！

“就是这样！”汉山同志用手比划着：“在这一层层的梯田里打上一个个的井，安上水车，然后用渠道把一个个的井连起来，这样，就把山下的水一节节地倒到山上边去了。如果说以前，就有人说‘引水上山’了，那只不过把水憋起来，水还是由高处往低处流，可这回打了梯子井就不同了，水真的要被倒到山上边去了，也就是说，水真的上山了！”

这一番神话似地介绍，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。水上山，这不是只有在神话里才能听到的吗？人们不是只能在这幻境里享受这种愉快和幸福么！然而，今天竟真的成了现实！

“是谁琢磨的？”我忙问。

“也是劳模（指袁世珍）琢磨出来的呗！”汉山同志把重音放在了“也是”二字上。为什么强调

“也是”呢？啊，想起来了，几年前，把村前的小山泉憋起来，自流灌溉山下的平地，即当时轰动全国的“引水上山”，不就是全国造林模范袁世珍同志的创举吗？在大跃进的今天，他又继续开动脑筋，想出“梯子井”，让水真的上山了。我不禁喊起来：

“好啊！这是‘引水上山’的重大发展哪！”

“对。”汉山同志继续说下去：“今年，我们社一共计划打四眼梯子井，这样就把所有的山泉都利用起来了，山泉，再也不能白白地流走了，而是将要被我们用梯子井全部倒到山上去储存起来，留着灌溉坡地梯田。”

“你们今年的水利建设还有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还要在山上建立三十七个蓄水池，十六座大、小水库，这样，水就不能下山了，此外，还要打五眼通河、通渠井。反正我们要把七百多亩梯田坡地变成水浇地，再加上增施肥料等其他措施，我们计划亩产八百斤粮食，比去年亩产二百一十斤翻四番。……”

我们来到了现场。在离老远的时候，就听到了一阵一阵的劳动的歌声。我想，这样繁重的工程，一定是一群生龙活虎一样的小伙子们在干，因为我觉